

屍體

得來不易的屍體，在四根連成正方形的電線桿下曝曬。

三具新生，一具殘骨；新生的血鮮豔而僵硬，殘骨的骨碎裂宛若乾柴。

頭上仍冒著烈火，狂燒著底下的屍骨都要掙脫著靈魂出來。

那靈魂，通體是紅。

幸好影子下起了大雨，或救贖的緩起了屍鳴。

我倚在電線桿身旁只凝視著殘骨，將自己的影子也下起了雨。

——那該是要多少時日才能殘的如此？

殘骨的骨碎裂成枝，枝與枝之間仍黏著深咖啡色的少許殘肉，透著枝骨能見到柏油的黑，和黏在柏油上的展翅。

殘骨的中心已成空，連乾癟都殘喘都沒有辦法留下。

而又注意到的是，剩餘在柏油上展翅的，同樣也是黑。又是黑，又是鮮艷的黑；不過這死去的黑，卻是蒼白枯槁的。

手裡的報紙試圖著要將殘骨以鏟的方式鏟起，希望能保持剩餘還連在一起的完整。

「劈啪」——隨著殘骨的離開柏油表面，透著報紙傳遞過來的感受就像是撿起了和著膠水的一攤牙籤，既摸的出牠的硬質，也聽的見牠的脆弱。

何況身軀早已脆化。

鏟起的時候終究難以保有剩餘的完全。殘骨離開柏油時，被風帶走了幾許羽翼，而還印在柏油上的白色，則是被時間帶走的殘骨的顏色。

報紙上的骨枝和羽翼，如今也只剩下物的樣貌。

雨下的更大了，殘餘在報紙上的溫度，只剩下黑色。

我夥同處理好的相對沉甸的新生，打算離開了影子。

「欸，少年，勒用嘅？」一名中年的過路客，在遠處騎著摩托車逼近。

我半跪在電線桿下，抬頭看了一眼過路客，然後引導他把視線帶到我的手下。

「我看，蝦米鳥仔？」他說，然後看了幾眼新生。

「唉，大概是附近有人刁故意欸，這……」他又說了什麼，隨後離去。

我仍惦記著繼續把報紙裹好，謹慎的不要折到這四隻的喙和爪，就算已經不在了。

「……這鳥本無害，也許是有人故意的，也許是在獵殺有害的鳥的過程中誤殺的，不過不知道怎麼死的就是了。」我想著，那過路客大概是這個意思。

除了殘骨，三具新生的重量，皆以飽滿的姿態佔據了我的雙手，那大概是鳥類最為完美的弧線；可以想像，那靈動的腹部，一會靜止一會鼓動，就如同人類笑著的時候及胸及肩及腹的晃動，俏皮的表現活著的樣子。

只是活著總不見得真的活著，就算站在烈火底下，也只能感到炎熱。

柏油上的空氣因炙熱而撕裂著，空氣中散落著不少飛行的聲音，似乎為這四具屍體的曾經悼念活著。

我因而對腳底踩著的炙熱感到有點燙腳，影子下的雨卻倒是緩了一些。

我喘息，在沒有氣息的面前。

「不論在生存上是否與人類相衝，也都死了。」

那一夜，我深深記著。沒有了烈火和大雨，只有微微慢火和適溫的溫水。

柏油路上的夜燈是亮橙色的，恰好打在黑色的地面不亮不暗，加上熙來攘往的車燈迅速閃爍，一個個都穿梭在安全島上的小樹樹影間，遮遮掩掩著狂囂的性格。

每兩盞夜燈間的底下都留下了縫隙，無人問津的受到了閃爍。

而屍體總是黏在縫隙之中，就像黏在我們所有人身上，從未脫離。

於是我忙著等待沒有閃爍的時候，起身替縫隙下的腐化進行捕捉。

同樣隔著報紙或是塑料，鏟起既是新生但已碎爛半身的屍體，與之傳遞而來的則是微微的慢火。

柏油上仍殘餘著石油的焦息，它伴隨著閃爍以及輪轉而來的橡膠，不經意就在肉體上留下活著的曾經。

所以夜燈停留縫隙，或者填不滿縫隙，才發覺溫潤如溫水的波盪，在此刻永恆的停留，而不在閃爍之上。

「能給我個最大的袋子嗎？」我一手裡掏著口袋裡的零錢，另一手上全握著橘色夜燈下的閃爍。

「謝謝。」我離開，又或者，我回去。

人都有縫隙，就算觸碰屍體的那一瞬間被慢火所嚇著，分不清是溫度還是烤火，但終究也發現自己站在縫隙之中仰望著兩盞夜燈。

就算在黑夜裡，看不清溫水的流向，捉不完剩餘的碎肉，但起碼知道這些都是紅色的，也充分了。

於是橙色夜燈底下再次响起閃爍，這些卻不是悼念，卻是慶賀自己離屍體更近了些。

如果只有夜晚能狂囂，那麼白日呢？

有誰說：「騎在路上，老是被一大坨的蚊子撞。」

然後沒有了烈火和大雨，也消去了慢火與溫水，只剩下徜徉空中的逍遙。

鄉間田裡，多是小靜和風，只有在任人呼嘯之時，才會開始顫動起狂風。

我們也是安靜的，靜靜的穿透在竹葉和樹之間，並揮舞著襲擾，讚揚著撲殺。

風在動時，我們不動，唯有我們開始動時，風才開始揚起；所以風帶來的選擇，是為我們而留，我們也因此喜愛風。

追逐風，就如同追逐停止，渴望著能因此漂浮在空中不止，享受帶來的選擇而習慣著即食揚棄。

不止，只是尋求現實停止，卻同時偕同自己停止。

「不，是我們去撞蟲子的。」當我的身體在空中停止，我只好擦拭屍體，仰望著獨白，或者與誰訴說。

那時微不足道的灰色一點，在急速的空中奔來，「啪」的一小響止於我眼前的安全帽鏡片上，牠吐露出牠土黃色的生命，牽引出牠尾部不斷受到風力抽取的汁液，然後停止於一瞬被風選擇揚棄；順著風牠向往我的右方飛離，留下一道土黃的軌跡。

那一道劃過的，就像人類流下的眼淚，只是顏色不同。

空中的顏色就像土黃色，既沒有溫度，也沒有濕度。

生物們來來去去，就只爲了非循環的流動留下空泛；人們來來去去，怎樣也斬不斷空泛的干預。

就好似心中那股空泛的同情一般；可以有感覺，但沒有解決。

我取下安全帽，爲殘留黏液擦拭乾淨，重拾透明的眼前。

我想爲風停下，想著風也會爲我緩揚。